

Qiubai Qingcao

秋白情操

翟爱东/著

綫裝書局

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秋 白 情 操

翟爱东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白情操 / 翟爱东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0.9

(社科文献论丛第23辑)

ISBN 978-7-5120-0195-4

I. ①秋… II. ①翟… III. ①瞿秋白 (1899~1935)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9758 号

秋白情操

著 者:翟爱东

责任编辑:崔建伟 孙嘉镇 王 贺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8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99.00 元(本册:22.00 元)

内容简介

瞿秋白出生在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有过光宗耀祖的想法。后来家道中落，境况日下，瞿秋白不甘人后，开始沉湎于“名士”追求。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直面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堕落，瞿秋白决然投身反帝反封建。又经苏维埃俄国革命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事业锻炼，瞿秋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一代杰出的代表。其多彩绚丽的感情，是非分明的操守，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

引言

瞿秋白一生有过“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和“母亲自杀家庭离散”的日子，后来的他求学求职也颇为不顺。这些家境变故、世态炎凉，使得瞿秋白有了追求社会变革，渴望民主自由的冲动。苏维埃俄国的阅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养成，使得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

瞿秋白一生有过“取独秀而代之”和“脱离了政治舞台”的岁月，后来的他“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这些政治沉浮、险恶江湖，使得瞿秋白有了反思过去、剖析自己的要求。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和红色根据地的游击生活，使得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快速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瞿秋白一生有过“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的生涯，后来的他坚守革命操守，冷眼劝降，在“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坚持“写一点最后的坦白的话。”以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秋白情操》的写作，就是通过特定的历史瞬间，诠释瞿秋白光彩照人的共产主义情操的历史本来。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 1
1. 富家少爷穷人心	/ 1
2. 私塾学堂读书郎	/ 5
3. 两小无猜也是情	/ 11
4. 有志青年拼热血	/ 14
5. 急急先锋青年新	/ 17
6. 饿乡“多余”求索人	/ 21
7. 我是江南第一燕	/ 25
8. 有缘牵手恨相守	/ 29
9. 好叔叔,好爸爸	/ 36
10. 心心相“印”篆刻人	/ 40
11. 酒不醉人人自醉	/ 45
12. 一样分手别样情	/ 50
13. 腰可弯,节不折	/ 53

14. 大鹏扶摇九万里	/ 59
15. 病患夺人休夺志	/ 62
16. 没有军阶也是帅	/ 70
17. 壮行色为毛泽东	/ 75
18. 鼓与呼农民革命	/ 87
19. 星光月色急就章	/ 108
20. 北上抗日君行早	/ 114
21. 论持久洞若观火	/ 119
22. 狱中化名巧姓林	/ 124
23. 小说的最后句号	/ 133
24. 大堂之上说真假	/ 137
25. 胜负岂止在战场	/ 145
26. 为理想解剖心迹	/ 149
27. 追主义情可敌天	/ 172
28. 逆耳言语话“多余”	/ 177
29. 真亦假来假亦真	/ 181
30. “英德纳雄纳尔”使者	/ 187
31. 营救不成心未了	/ 194
32. 迟到的信情满封	/ 198
33. 长使布衫泪满襟	/ 204
34. 自有公论在人心	/ 209
参考文献	/ 216
后 记	/ 219

1. 富家少爷穷人心

一天，瞿秋白与同窗好友羊牧之在常州东门外天宁寺园林散步，傍晚时分，百鸟归巢，一派和谐。忽然有苍鹰窜出叼走一只小鸟，刹那间，林园一片寂静。秋白十分感慨：“好光景就是给这种强盗们破坏掉了。要是天地间没有这种强盗多好啊！”

冬季的一天，见到村里有小孩冷得发抖，秋白脱下身上的褂子披到了他的身上。秋白常常说：“什么时候‘大胖子’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在与同学们谈论《水浒》英雄好汉时，瞿秋白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

辛亥革命时，他鼓励同学练习刀枪，锻炼身体，对革命充满信心和勇气，立志为拯救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面对不平的世道，他有感而发：“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1908年12月，瞿秋白在冠英小学堂毕业前，仿“桃园三结义”，与好友杨世栋、金君叙结为异性兄弟，立志长大后建业报国。平日里他们就在一起学习、作业、画画、谈天、说笑，常常抨击有钱人欺侮穷人的事情，表示出对穷人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出于同样情感，他们与贫家同学关系非常融洽，而对仗势欺人，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则敬而远之。为表白对世俗态度，结义

时瞿秋白提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号，杨世栋最大，叫“云松”；金君叙老二，叫“晴竹”；瞿秋白最小叫“铁梅”。以此明志。这一年瞿秋白虚龄10岁，实龄9岁。

瞿秋白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是“老爷”对待下人、穷人的蛮横和凶暴。而这位“老爷”竟然是瞿秋白自己的父亲。1932年6月10日，在给鲁迅先生《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信中，瞿秋白详尽记录了这一影响他终身选择的事情过程。“我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就和这打屁股问题有些关系。我们完全是城里人，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是，是个‘乡绅’人家，记得大概是十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买了一部《三国演义》给我，我在走廊里翻着那书上的‘绣像’看，正在看得得劲的时候，听见哗朗朗的一声响，像是整桌的碗盏都打翻在地下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片子，送他到衙门里去！’后来，我打听着，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

瞿秋白的故乡常州，是江南名城，地处沿海，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且文人荟萃，文化发达，众多古刹名园、楼台亭阁随处可见。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着这块土地。

瞿秋白出身世代读书的仕宦人家。他的父亲瞿世玮（字稚彬）虽然不曾谋求一官半职，只有虚衔“浙江候补盐大使”，却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他深谙道教，对黄老之学很有研究。他擅长绘画，主攻山水，颇有功力，以至常州的寺院楼阁之间，常有他佳作贡献。秋白母亲金璇（字衡玉），出身名门，是

广东盐运使金心芑的次女。她受过良好的家塾教育，旧学功底深厚，文诗史赋修养有成，书法技艺尤其小楷最显才气。

六伯父瞿世琨精于篆刻，叔父家庭藏书甚丰。加之秋白家有叔祖父、伯父的经济支持和接济，全家生活安逸、自得。秋白从小便有了“少爷”的待遇。长辈们见他早慧可爱，都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要他一心苦读，夺取功名，光耀家门。秋白确实谨记家训，少年有志。

直到1915年，因家境败落，贫困失学，秋白才没了“少爷”的感觉。但这时的秋白已经“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等”，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少爷”，而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有为青年了。

瞿秋白后来在《饿乡纪程》回忆：“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这是他窥视平民世界的窗口，也是汲取穷人政治养分的源头。在这些地方，他可与女佣的儿子一起谈天说地，抨击鸱子的恶霸行径。他有机会看到衣衫褴褛的小孩受冻，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小孩御寒。他还和农家孩子一起田间农作、放牛、捉鱼、玩耍，在贫穷的野孩子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性”——穷人的思想情感。

常州诗人黄仲则，是清朝文坛一代诗宗。秋白从小就爱读黄仲则的诗篇，同情他的遭遇，崇拜他的人格，常常从黄仲则诗句中共鸣人间不平、社会不公。“三间老屋瘦木架，狂风刮瓦天漏罅”，“大地与身同一浮，杯底空余今古愁”诗句常让秋白渐渐不止。

1920年10月，瞿秋白在济南辞别父亲乘火车北上。途中看

见路边村民一家，妻儿老小在茅舍门口吃饭，顿时想起黄仲则的名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1925年，已经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还曾书诗一首赠与羊牧之，再次抒发了少儿时代就生根发芽的平民百姓情结：“貽我七言句，秋气满豪端。芦花不解事，只作路旁看。我意斯夕外，别有天地宽。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

瞿秋白的这种关注和怜悯平民百姓的大爱，就是人在他乡——饿乡纪程之中也跃然于纸上：“手挽手跑来了两个小孩，约摸七八岁。老人似乎和他们说着几句话，一个小孩就拿起雪铲帮着铲雪，那一个两手捧着雪块搬送；大约十几分钟，铲雪的放下铲子，从破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黑面包，捧雪的忙忙的抛下雪块赶紧要着半块面包；两个小孩相对着吃。”

2. 私塾学堂读书郎

瞿秋白青少年求学时期，先后入过私塾进过学堂，虽然期间因病因贫休学辍学，但是他从小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又受到过自由民主爱国主义的灌输，同时也接受了文明进步的科学思想的启蒙。

瞿秋白儿时活泼好动，6岁那年，在星聚堂居住就近入庄怡亭私塾上学。每天放学回家，母亲碰上就问他先生又教了些什么？这天，先生教“聪明伶俐、青云直上”8个字。秋白回娘话说：“聪明伶俐……，都已认得的。”

秋白小时常和玩伴牧之出双入对，晚了，累了，就住在一起，都是头在床边，脚在床里，横睡在一张大床上。醒来两人就读唱为乐。

秋白不认识邻家的小石磨，于是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牧之娘说：“这叫磨子，能把米磨碎的。”秋白他竟笑着说：“我的嘴也能把菜和饭磨碎的，也是磨子了。”

闲来无事，秋白还曾自制竹弓一张。一次还把箭射中在邻居家挂在墙上的竹篮底上，他高兴极了，大声说：“我射中了，我射中了。”调皮时，秋白也会手拿小竹竿，学作常州东门外庙观里，王灵官手执钢鞭击人模样，对牧之喝道：“你也来了。”或者吓吓别的小孩逗乐。

秋白也会和小孩子们游戏，玩到忘形的时候，甚至差点跌到池里。没有经过的事，他也会尝试一下。有一次在牧之家，先尝

了两盅酒，喝成大红脸，后又担心“回去不要被母亲看到，要怪我吃酒不好的”。

秋白勤于观察，长于思考。牧之家天井里有一株桑树，那天修剪得光秃秃的。没料想，秋白一眼认了出来：“是桑树吧？”牧之说：“你如何认得的？”秋白说：“看到桑拳吆！”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后，那年双十节，秋白在白灯笼上写“国丧”字样挂在瞿氏宗祠大门上。妹妹轶群以为不妥，取了下来，秋白又给挂上；轶群再拿，秋白追着就要打她，轶群无法，只好随他去挂。

但对生活小节，秋白并不十分在意。秋白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喜欢踢球，因此布鞋老是被踢破；他也顾不上补不补的，经常穿着露脚趾鞋去上学，同学笑话，他也不以为奇。

对于家族光宗耀祖的追求，瞿秋白是逐渐排斥的。秋白外祖父金心芾曾做过广东盐运使，年老返乡后，住在贤庄的后楼，他有时也到瞿氏宗祠，常在前厅中间，教秋白读古文，秋白有背错时候，就斥责，因此秋白是很敬畏他的。

父亲相信黄老术，喜欢盘膝静坐，要秋白学他。秋白就叫弟弟云白和牧之一起静坐，结果都是大笑了之，根本做不到“大家不要响”的最低要求。

瞿秋白搬进瞿氏宗祠时，笑着看后面门框上的砖训“世食旧德”，说：“如果祖上有德的话，我们也不会搬进祠堂。”表示出对于封建家族的不屑。

秋白自幼聪慧勤学，素为亲朋好友称道赞誉。一年盛夏，他到大姑妈家，晚上大家都在院子里消暑纳凉，他却独自在闷热的房间里，就着煤油灯读书写字。为了躲避蚊虫叮咬，他把脚放在桌子下的空瓮里。

秋白到了北京读俄文专修，仍然不忘攻读中国古籍，他所读过的《汉书·艺文志》、《盐铁论》等书籍上，用朱笔蝇头小楷

加满了眉批，都是些考证和评述。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回忆说：“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相的刺激，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坠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柄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研讨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

这时期的瞿秋白“沉默寡言，鲜与人争”。“从来不和同学有争吵，亦没有显得特别要好的同学，都是一般平易的”，同学孙九录甚至说：“当时我觉得他有些孤僻。”其实这些表象和孙九录的感觉是不准确的。当年同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四年级二班的扬州籍任氏兄弟，以及吴南如等人，就是瞿秋白的最好，现存的瞿秋白亲笔“漆梅玩此，纳赠”的漆盒即是好友交往的明证。

社会、家庭的现实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使瞿秋白和班里一些同学相约诗作。大家从咏物开始，最后作诗二三百首，抄录成帙。其中只有秋白既能咏诗又能作词，这是大家所不及的。

1916年4月，瞿秋白到北京不久，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同学李子宽也到北京入北大政治系学习，两人有来有往。1919年清明节，瞿秋白绘赠一幅山水与李子宽，并有题款：“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慨，何必苦索解人耶。”又署“己未清明为子宽五（吾）兄雅属，秋白瞿爽”。这字这画既是赠属李子宽的，又是瞿秋白自己在五四前夕思想的真实写照。

从到北京至五四运动之前的三年里，是瞿秋白感到最枯燥的三年生活。人生地不熟，加之北京城里新官僚的“民国”生活，深深刺痛着他，以至亲朋好友的交际可以说也都断绝了。唯有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三年潜心研究哲学的程度而日益提高。值得

注意的是，这时瞿秋白头脑里的“厌世观”已经和他以前的“避世观”截然不同，渐渐地思想上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产生兴趣，而有了就今文学再生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了就菩萨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景。

对此，瞿秋白自审说：“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

瞿秋白开蒙是在常州庄氏塾馆完成的。塾馆提供和安排中国传统“士”的教育方式，塾师教授《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等课本，传授书香意识，指向读书入仕、光宗耀祖道路。

7岁的时候，瞿秋白由传统私塾转入新旧兼修的冠英小学堂。冠英小学堂旧学为体，新学以用。旧学以中国四书五经、历史史实、政书地图为内容，新学以西方政史、技术技艺为主。新旧兼学模式，迎合维新风气，带来了欧美学术，改变了旧式成名成家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激发了新式立志报国、奋起图强、振兴国家资本主义教育的复合模式。冠英小学堂“忠君、学孔、尚公、尚武、尚实”校训，既是秋白厚实“旧学”根底渊源，又是他接受“新学”再开蒙的实证。

1909年，瞿秋白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这是当时常州唯一的新式学校。学校分预科、本科两级。秋白就是先入预科后转本科学习的，他在这里先后求学五年半时间，受到了全新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文学文化、民族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

常州府中学堂，是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学贯中西的人士主持执教的。学校管理规范，教学科学。涉外课程，直接采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原版课本。为了让学生得到全面发

展，学校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如：图画、篆刻、昆曲、军乐、柔术、标本、园艺等等几十种项目。许多项目包括篆刻，对瞿秋白的影响可以说是终身的。

秋白从小喜欢读书，除叔父的藏书外，中学期间，他读书的范围更加广泛。据同学李子宽回忆：“秋白独于课外读物，尤其思想性读物，研读甚勤，如《庄子》、《仁学》、《道德经》、《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在民初中学初级学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见……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

同学羊牧之也说：“秋白在中学时，旧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等都读过，并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肆言》、《陈曼生印谱》、《百将百侯图印谱》，以及《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还经常读《杜诗镜铨》、《李长吉歌集》、《词综》等。”

如此废寝忘食、广闻博览源于中学生瞿秋白当时的一个心结：“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理学等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为达成这样的“初步的认识”，秋白对于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等等都看过了不少。

除了阅读，秋白还吟诗作词，他曾经将诗词二三百首抄录成帙，以至其他诗友同学望尘莫及。在假日里，秋白时常会和三朋五友游览红梅阁。赶上冬春时节，便是赏梅。他会边赏边吟，最多就是常州先贤赵翼名句：“出郭寻春羽客家，红梅一树灿若霞，紫阳未及登仙去，先向瑶台扫落花。”

后来瞿秋白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说：“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看过的。”

1915年春，还差一年就要毕业的瞿秋白，因为缴不起学费，而彻底停止了在常州府中学堂求学的生涯。他开始变得更加沉默，常常独自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甚至深更半夜也在煤油灯下学习。他开始更广泛地阅读：时政言论、外国小说、古籍文选、史志通鉴、老庄哲学、唐诗宋词和佛道学说等等。但凡遇有同窗好友张太雷、羊牧之、任氏兄弟等来访，他都还会长谈不止，一吐心中彷徨、苦闷和思考。

这次失学的打击，对于秋白来说是致命的，以至后来他到北京求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这次打击的阴影之下。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才彻底改变了瞿秋白求学生涯中的这种郁闷境况。